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古本水滸傳 第四十六回 林冲怒打豐田鎮 宋江兵襲寇州城

話說當下宋江教侯健起身，在傍坐了。侯健道：「好一場是非，若非兄弟見機遠走，性命也休了！」宋江問：「何事？」侯健道：「本寨近來日見興旺，人數越多，前日因要添造衣甲，山上缺少物料，不敷應用。奉了軍師之令，下山採辦。不想採辦回來，經過寇州豐田鎮地處，撞見一起烏人，攔住車輛硬要查看。俺說：『這有什麼好看，這是梁山泊採辦製造衣甲的物料，干你們烏事！』那乾人聽俺說了，舍了自去。俺走了不上三里，忽聽得背後喊聲大起，有一教頭引數百人趕來，一齊動手，將車輛全數載住。俺說：『好，這是梁山泊採辦的軍衣物料，你有膽子，自拿去。』那教頭道：『俺偏不怕，只要是梁山泊的，多來多載，少來少載。』當下不由俺不發怒，奔過去動手就打，只聽得那廝喝聲：『拿捉』，這乾人蜂擁過來，兩三個伏侍一個，把俺們嘍囉橫拖倒拽，盡行捉去。俺一看頭勢不好，又兼門那廝不過，連忙轉身就跑，一口氣奔了數里，方得脫身。走了半日，兩個嘍囉在後趕來，卻是那教頭特地釋放，教他二人回山傳信的。兄長，說也氣惱，你道那教頭傳甚信兒？他教林武師、柴大官人端正腦袋。『不日要來攻打梁山，親手取這兩顆首級。』」侯健說罷，林冲氣得圓睜虎目，從座上躍起道：「那畜生何等樣人？竟敢如此無禮。」柴進道：「這毛人，我不知和他有何冤仇，他要我的頭。」宋江怒道：「說起梁山泊好漢，誰不懼怕，這廝多大了得，敢和俺們作對？」侯健道：「俺不知此賊姓甚名誰，為甚和林武師、柴大官人結仇？」當下大家紛紛猜想，都不知是何緣故。林冲怒髮冲冠，柴進咬牙切齒，向宋江啟請人馬，要去攻打這個去處。吳用道：「二位且住！小可主見，不如且差人前往探聽，那鎮上是何情況，那乾載車的是何人物，且待探聽明白，再去未晚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言是，相煩戴院長下山一走。」只聽得李逵叫道：「管他是誰，大夥兒一齊趕去，把車輛搶回來，把那村坊洗蕩了，便完事。」宋江喝道：「黑廝懂得甚事，又來胡說。」李逵道：「怎說鐵牛不懂？不像你只是文縷縷地，學個皇帝模樣。」宋江大怒，喝將李逵又開去，一面打發戴宗下山。只說神行太保戴宗去了數日，回來說道：「這豐田鎮，在寇州東南七十里地方，鎮上共有三四千人家。內有一家喚做宿大戶，生下兒女三人，大兒子喚做宿良，三兒子喚做宿義，中間一個女兒，名叫金娘，兄妹三個都好武藝。那宿金娘更是了得，騎馬射箭，件件皆能，善使一桿月輪火尖槍，背插飛叉七把，馬上取人，百發百中。這宿大戶正和曾頭市一樣，聚集著數千餘人，在鎮上豎立寨柵，起造敵樓，招軍買馬，積草囤糧，扯起了忠心報國大旗，立願要與梁山泊作對。見今家中養著兩個教師，一個姓洪，一個姓周，每日操演人馬，教習兵法，不日要來打俺山寨。侯健押的車輛，就被那洪教師截劫而去。」戴宗說罷，大家忿恨不平。林冲道：「這廝畢竟是誰？俺可不明白。」柴進叫道：「說起姓洪，我倒記起來了，當日你犯了高俅，刺配滄州，路過我家莊上時，有個洪彥洪教頭，曾和你打賭比棒，輸在你的棒下。後來這廝無顏見人，負氣而去，如今有個姓洪的出現，想來就是此人。」林冲道：「一定是了，俺贏了他的棒，結下冤仇，卻連你都怨恨，真令人猜想不到。」宋江聽畢，心中大怒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廝們有多少能耐，直恁撩撥人，若不將他村坊踏為平地，以後貓犬都要渺視梁山了。」立刻便要點引人馬，殺奔將去。只聽得林冲叫道：「諒這小小村坊，到得哪裡，何勞兄長親行，只須分撥一枝軍馬，待小弟去將他掃蕩了，取這洪賊的首級回來。」宋江說：「好！」便點林冲做主將，將引柴進、秦明、楊志、史進、李逵、劉唐、朱仝、雷橫、黃信、孫立、戴宗、侯健、王英、扈三娘、湯隆、石勇、歐鵬、楊林一十八員頭領，帶領五千人馬下山，旗幡招颯，鼓角齊鳴，一路浩浩蕩蕩，向寇州豐田鎮進發。

這時正值炎天暑月，人馬又熱又渴，林冲只教日中休歇，早晚兩頭趕涼爽而行。不止一日，全軍趕到豐田鎮地處，相差二三里路程，下了寨柵。林冲坐在大帳裡，便和柴進、秦明、楊志、戴宗商議進兵之策。戴宗道：「俺前日到來探聽，見這村坊上有敵樓寨柵，軍馬守把，佈置很為嚴密，最好再得一人前去探看一番，然後進兵攻打。」林冲道：「戴院長此言甚善！」便選兩名精細嘍囉，喬裝改扮，速去鎮上探看回報。不上半日，只見那兩名嘍囉，被豐田鎮守兵察破，割去耳朵，面塗黑墨，釋放回來，形狀十分狼狽。林冲氣得暴跳如雷，口中叫道：「那廝們欺人太過，若不雪此恥辱，誓不為人！」便賞了那兩個嘍囉，教他們去好生休養；一面下令火速攻打，誓把那村坊踏為平地。軍馬剛到達鎮口外，只聽得敵樓上鐘聲響動，一個號炮飛入半天裡，炮聲過後，鎮子內殺出一彪軍馬來，林冲急令弓弩手壓住陣腳，列陣以待。但見對陣鼓角響，旗門開，三騎馬並轡而出，中間馬上坐的是洪教師，左首宿良，右首宿義，三人都全身披掛，手仗兵器，當前打一面大繡旗，旗上「豐田鎮義軍」五個大字。這裡林冲也引眾頭領左右分開，兩陣相對，旗鼓相望。柴進叫道：「林武師，你看居中那人，騎的一匹奇形怪狀的馬，兀的不是洪教頭洪彥。」說話剛罷，只見眾軍士發一聲喊，一位少年將軍飛馬而出，大叫：「梁山草寇，何必久待，快些前來納命！」這個便是小郎君宿義，善使一桿溜金方天畫戟，馬上如法了得。林冲大怒，卻待叫喚：「誰人應戰？」霹靂火秦明早舞狼牙棍，催坐下馬，直到陣前。宿義叫道：「來者可是豹子頭林冲？俺家教師爺正要拿你。」秦明怒火上冲，也不答話，舉棍當頭就打，宿義忙起畫戟招架。不到二十回合，宿義氣力哪裡敵得秦明住，虛幌一戟，牽轉馬頭就走。秦明打得火發，拍馬追趕，不提防宿義早掛下畫戟，拈弓搭箭，扭回身只一箭，劈面射來，秦明聽得弓弦響，躲閃不及，左肩窩早中一箭，翻鞍下馬，黃信、孫立慌忙雙馬齊出，將秦明救回陣。宿義當下指揮人馬，乘勝冲殺過來，梁山泊隊伍大亂，眾頭領各掣兵器，奮力抵擋，好容易鎮壓得住，比及收兵檢點，折損了數百餘人，大家恨恨不絕。

次日，林冲諸人正坐帳上商議，忽小校報導：「對陣有一大漢搦戰，且指名將眾位頭領辱罵。」眾人便行出帳，一齊至陣前看時，那大漢非別，卻是聞達部將大鐵鎚周謹。林冲道：「這廝卻在此地，誰與我出陣去擒來？」黑旋風李逵卻待奔出，不想一人早已出馬，舞槍直取周謹，大家看時，卻是摩雲金翅歐鵬。李逵叫聲：「烏晦氣的！」且立著觀看。歐鵬接住周謹，一來一往，打到十個回合，氣力不加，敗入陣來。只見楊林一馬飛出，舉槍向周謹便刺。李逵道：「俺索性不出去，且看你們打得怎樣。」楊林戰不到十個回合，卻又力怯敗走。周謹鬥得性起，飛步趕來，鎮三山黃信拍馬上前迎住。兩個戰到十個回合，周謹起手一鎚，把黃信的喪門劍磕落，虎口迸出血來，黃信飛馬而走。周謹大笑道：「這等醜贖漢，來一百個便打五十雙！」眾軍一齊拍手，只叫：「周教師好。」史進聽得，目露凶光，叫一聲：「氣死我也！」縱馬搖刀，直取周謹，周謹舞大鐵鎚迎敵。門到分際，周謹只一鎚，正打中史進坐馬後股，那馬極叫一聲，把史進擲到地上。周謹奔過來又是一鎚，史進慌忙一躍，躲過這下鎚，徑奔本陣，卻把那匹馬打做肉餅。這一場惡戰，兩方軍士都看得呆了。史進入陣內，羞忿交並，整束好衣甲，換了戰馬，舞刀再到陣前時，周謹又戰敗了幾人，回入旗門下休歇去了。史進立馬大叫道：「你那使鎚的賊，快出來，老爺和你再戰一場。」就這說話聲中，只聽得對陣吹動鼓角，眾軍齊吶一聲喊，一員女將出到陣前，渾身衣甲，盡屬紅色，跨下桃花點子馬，手執月輪火尖槍，背後打一面紅旗，上繡「桃花女」三個大白字，宛如紅裝仙子，降落凡間，令人眩眼生花。這便是宿大戶的女兒金娘。因為喜愛穿紅，人都叫她做桃花女，馬上功夫，十分厲害。史進勒馬橫刀，高聲叫道：「兀！你那婆娘想是活得不耐，要來老爺手裡討死麼？俺勸你快些回馬，還是叫姓周的出來廝殺。」宿金娘罵聲：「強賊，俺看你三光晦黯，五官無神，死在臨頭了，還敢耀武揚威！」史進大怒，喝聲：「看刀！」一刀攔腰砍去，宿金娘扭轉柳腰，展開藕臂，舉月輪火尖槍招架。一男一女搭上手，大戰到三十回合，只見宿金娘左手擎槍，逼住史進兵器；右手早拔一把飛叉，放一叉至，正中史進肩窩，翻身落馬。陣上舒出幾把撓鉤，把史進搭住，生擒活捉了去。楊志大怒，出馬直奔宿金娘，叫聲：「婆娘還我人來！」挺槍分心便刺，宿金娘舉槍力敵，陣上邊戰鼓亂鳴，塵埃蔽日。殺到緊急關頭，宿金娘又一飛叉，對準楊志劈面打來，楊志早就有心提防，把槍尖只一撥，錚然有聲，火星四迸。楊志無心再戰，拍馬便走；宿金娘連發一叉，向楊志後腦飛來，幸得一人驟馬上前，起長槍一格，把飛叉打落地上。救楊志的卻是美髯公朱仝。宿金娘罵聲：「長髯賊」，只一槍望朱仝便刺，朱仝還槍，交手就鬥。二人大戰到十五六合，宿金娘拖槍回馬，望本陣而走；朱仝大喝：「婆娘哪裡走，俺偏不怕你使詐。」把馬匹一拍，發開四蹄趕來。宿金娘扭轉身子，一叉飛來，在朱仝當頂掠過，把頭盔挫落，髮

髻散亂，朱全膽戰心驚，勒轉馬頭便走。只見陣上又出一人，身騎劣馬，手執虎眼鋼鞭，大叫道：「你這婆娘休得逞強，病尉遲孫立來也！」一個拍馬搖鞭，一個舞槍縱馬，鬥到十個回合，孫立瞥見宿金娘又在拔叉，慌忙回馬，飛叉已到，鏗的一響，正打在後心甲鏡上，伏鞍而走。

且說王矮虎、扈三娘夫妻兩口兒，俱在列陣觀看。王矮虎是個好色之徒，看見一員女將，屢欲出馬交戰，卻被老婆喝住，王矮虎氣得不做聲。見今宿金娘連打四條好漢，逞盡威風，王矮虎看得出火，又不敢出戰，只拍著刀在馬上歎氣。扈三娘道：「你這廝休滅了自家銳氣，待我去結果這婆娘，你可替我掠陣。」王矮虎大喜。扈三娘便縱馬搖刀，直沖出陣，罵道：「你這潑賤貨，盡把你的漢子打著耍，老娘來取你也！」宿金娘抬頭看時但見這員女頭領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臉含殺氣，遍體青裝，騎坐青駿馬，手仗日月雙刀，馬後打一把繡旗，青地紅心，上繡「一丈青扈三娘」六個大字。宿金娘道：「常聽梁山泊有個一丈青，今日看來，果然英雄！」便喝聲：「賊婆娘，你要來姑姑手中領死，快些放馬過來。」扈三娘心中大怒，催馬上前，舉日月雙刀便砍，兩員女將就此戰住，你來我往，槍去刀迎，大戰到五十個回合，不分勝敗。看得眾頭領個個喝采，兩方軍士齊聲叫好。王矮虎瞪著兩眼，心中捏著一把汗，宿良、宿義笑逐顏開，李逵拍著雙斧只叫：「好鬥。」鬥到分際，只見宿金娘把馬一撥，一把飛叉直打過來，大家都吃一驚。不想扈三娘早有防備，扭轉柳腰，讓過半個身子，把刀只一撥，那把叉斜飛出去，落到草地上去了。宿金娘見一叉不中，又發一叉，向扈三娘迎面飛來，扈三娘早放下了刀，騰出右手，仰轉身子，伸手只一綽，把那飛叉輕輕綽在手裡，引得梁山隊中一齊喝采，聲音直透入半天裡。扈三娘不慌不忙，坐起身來把手一揚，那把叉向宿金娘還打過去，宿金娘急將槍桿一撥，又飛落地上去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扈三娘早催馬上前，袍底裡取出紅錦套索，窺得切近，把套索望空一撒，向宿金娘當頭套下。這套索非同小可，上有二十四個金鉤，若是把人搭住，只消用力一拉，將人拖下馬來，這是扈三娘練就的武藝，任你英雄好漢，不易躲避。宿金娘當下見一件東西當頭套來，忙起月輪火尖槍望空亂攪。那槍輪恰被金鉤鉤住，你拉我拖，各自用力掙扎，鉤兒和槍輪越發分拆不開，兩匹馬只自打圈兒旋轉。王矮虎叫聲：「不好」，連忙舞刀拍馬奔去，那邊宿良也在旗門下搶出，接住了王矮虎。戰不多合，宿義、周謹又雙雙出陣，這裡李逵、劉唐大踏步迎去。李逵奔的周謹，劉唐和宿義殺在一起，兩邊陣上金鼓齊鳴，殺聲透入九霄，但見塵沙蕩動，煙霧迷漫。再說扈三娘和宿金娘，一個把住紅錦套索，一個執住槍，在馬背上掙扎，都圓睜鳳眼，咬碎銀牙，香汗淋漓，羅袍浸透，掙扎得半晌，彼此用力過猛，忽的金鉤迸斷，二人頭重腳輕，各從馬背上翻落塵埃，一個跌得雲鬢散亂，一個跌得香鬢蓬鬆，兩方陣上搶出多人，各自將人救去。王矮虎等三對兒，自也跳出圈子，各歸本陣，兩下裡鳴金收兵。王矮虎要緊來看渾家，卻只壞了紅錦套索，不曾受傷，王矮虎急出一身冷汗，方才幹了。

且說王矮虎疼愛渾家。卻說梁山泊那日點將發兵，林冲引領人馬去後，智多星吳用忽叫：「不好，此番漏了一著，林武師准吃個敗仗也。」眾人忙問何故？吳用道：「豐田鎮離寇州不到百里，宿家若去州中告急，官軍遣派一枝兵馬，抄襲後路，兩面夾攻，我軍不是要大吃敗仗，怎能抵敵。」宋江道：「這便如何！林武師若真個大意，一定遭敗無疑。」吳用道：「為今之計，速發一枝兵馬，趕去寇州那條路上阻截；一面差人飛報林武師，教他好生防備。」公孫勝道：「此刻趕去，不知時間來得及否？」宋江便問：「寇州知府是誰？」沒羽箭張清道：「寇州知府叫做高讓，是高廉的同族兄弟，為人貪鄙，本領平常。只是手下有一先生，道術高明，神通廣大，高讓奉之如神，萬事都與商量，聽這先生做主。小弟在東昌時節，聽人說起，高讓因哥哥被梁山泊殺害，恨入骨髓，當日破高唐州時，他因未到寇州任上，不能相救，否則就要來攻打山寨，替他哥哥報仇。」宋江聽畢，說道：「又是一個冤家，這事更加吃緊，俺不得不親自走遭也。」眾頭領齊說：「兄長親自下山，再好沒有。」宋江道：「俺今索性去打寇州，滅了高讓，也使宿大戶少個幫助。」便令裴宣調撥軍馬，立點董平、張清、索超、穆弘、孔明、孔亮、龔旺、丁得孫八員頭領，部領三千馬步軍兵為前軍，開路前進。中軍主將宋公明，軍師吳用，法師公孫勝，將引花榮、魯智深、武松、燕青、樊瑞、呂方、郭盛、薛永、穆春、項充、李袞、凌振、鬱保四一十三員頭領，馬步軍兵三千。呼延灼、韓滔、彭玘、燕順、鄭天壽五員頭領，引二千人馬殿後，掌管糧草馬匹頭領二員，撲天鵬李應，紫髯伯皇甫端。時遷、白勝隨軍哨探，往來走報。一行數十員頭領，八千人馬，下山向寇州進發。剛至半路，只見神行太保戴宗對面趕來，報說林冲在豐田鎮失了史進，又被寇州知府派來軍馬，兩路夾攻，又中了敵人埋伏，拿去雷橫、石勇兩員頭領，大大失利。宋江聞報，說道：「軍師端的料事如神！」便令張清、龔旺、丁得孫、燕青、薛永、穆春六人，引一枝人馬，火速趕往豐田鎮幫助林冲。張清等引兵自去。

且說宋江將引大軍，浩浩蕩蕩，殺奔寇州，早有哨探小校飛報知府，只說：「大事不好，梁山泊賊人殺向州城來也！」高讓心中猛吃一驚，慌忙登城瞭望，只見旌旗蔽野，戈矛耀日，角聲動地，殺氣沖霄，人馬紛紛滾滾而來。高讓喝聲：「來得正好！」便回衙門中，立召那位先生到來，商議迎敵。